



酸外婆

编译/万 学

我一直以为,自己是外孙女芙蕾雅心中最慈爱的外婆。直到前天,这份自信被击碎了。

那天傍晚,女儿纳迪亚来接4岁的芙蕾雅回家。我烧了一壶开水,正准备独享即将到来的宁静时光,厨房窗外却飘来芙蕾雅清亮的声音:“妈妈,明天谁来照顾我?是甜奶奶,还是酸外婆?”

“酸外婆?!”纳迪亚笑着制止,“别让外婆听见你这么叫她!”

我的手停在陶瓷茶罐上,久久没动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的脑海里闪过当天发生的一幕幕,接送幼儿园、准备午餐、一起玩涂色游戏、依偎着看电视……期间只有阵阵欢笑。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,竟让外孙女把我当成了童话里的坏女巫?

每周有3天,由我照顾芙蕾雅,另外两天由她的奶奶艾莉森照顾。艾莉森性情温和,是标准的“甜奶奶”。但照我看来,怎么说呢?她有些婆婆妈妈的。

想到这里,我不由地捂住了嘴。难道是因为我说了类似的话,芙蕾雅才认定我是“酸外婆”吗?

通常,我会直接问纳迪亚。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,从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但这一次,我想自己观察,寻找答案。

第二天,芙蕾雅被送过来时依然欢快地扑进我怀里,没有丝毫不情愿的迹象。“外婆好!”

“早上好,小淘气包。”我跟她打招呼,“早餐已搁在桌子上了。”

她蹦蹦跳跳走进厨房。我转向女儿,问道:“纳迪亚……芙蕾雅在我这里过得还开心吧?”

“当然了。”纳迪亚一边在包里摸索着自己的钥匙,一边回答,“我走了,晚上见!”

一切如常!我略微松了口气。但“酸外婆”的标签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我把芙蕾雅送到幼儿园,出去办了几件小事,然后在午餐时间开车接她去吃自助餐。在一个拐弯处,后方车辆猛然加速,急不可耐地超车而过,场面惊心动魄。

“那司机真是冒失鬼。警察叔叔在哪里呢?”我正要抱怨,后座却传来芙蕾雅稚嫩的声音。

这话语,这语气,何其熟悉。在后视镜里,我看见自己惊讶的表情——这不正是我平日会说的话吗?

我继续开着车,却陷入了沉思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,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。一日,在驾驶途中,前面一个男人慢腾腾地开着车,我忍了大约半个小时,他才右拐离开我的车道。我从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紧锁的眉头、撅起的嘴唇——活脱脱一个“酸”字写在脸上。

我为何这般暴躁呢?我又不赶时间,多等几分钟又有什么关系?我何时开始不再善解人意了?也许这是一个新手,他还在适应中。

我越反思越觉得自己习惯于批评别人。在超市里,我对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女人心生不满。她磨磨蹭蹭,一直等到把买的东西全装好袋后才掏出钱包。在自助餐厅,那个年轻女服务员又让我火冒三丈。点一杯饮料,跟她说了3遍,结果还是上错了,给芙蕾雅上了橙汁而不是苹果汁。说真的,这些人到底怎么了?

当我准备叫女服务员更换时,芙蕾雅说:“没关系的,外婆。橙汁我也喜欢。”

“可这不是我们点的!”我在心里尖叫,但表面上不动声色,只是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那好吧,芙蕾雅。”我故作镇静地说,“服务员可能太忙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芙蕾雅平静地接话,“她也可能还在学习中。”

我心头一暖。这才是我应该传递给这个小天使的态度——发现人们好的一面,而不是坏的一面,与人为善,宽以待人。

我决心改变自己,为我的外孙女做个榜样。我时刻提醒自己善待别人,久而久之,那些尖酸刻薄的反应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和包容。气鼓鼓的日子远去了,充满阳光的生活向我走来。我给世界的温柔,最终变成了回赠我的光。

数月后的一天傍晚,芙蕾雅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到一袋果冻。“这是我最爱,我的好外婆!”她兴奋地叫起来。

“难道艾莉森奶奶不给你果冻吗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

“给呀,”她凑近我的耳边,压低声音,“但老实说,它们没有这里的好吃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因为我就喜欢这种——酸酸的味道。”



我在「隔壁」

编译/马 骊
插图/勾 犇

我们每年夏天都把儿子送到奶奶家过暑假,今年也不例外。等儿子长大一些时,他便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:“我已经长大了,你们不用送我了,我可以自己去奶奶家。”经过讨论,我们同意了儿子的提议。

我们站在进站口,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,尤其是我,仿佛一台开动了的机器,重复地说:“注意安全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到站了一定告诉我们。”

火车马上就要开车了。我抓紧最后一分钟,对儿子说:“如果你感觉害怕,或者觉得不舒服,就把这个拿出来。”说着,我把一个东西放进儿子的口袋。

男孩走进车厢,坐下来,看着窗外的景色,很是惬意。但好景不长,周围的一些人不知因为什么开始吵闹,甚至恶语相加,你推我搡。列车员对这样的状况十分挠头,对男孩也没了好气。男孩害怕极了,突然他想起父亲放在他口袋里的那个东西。他用颤抖的手摸到一个纸卷,打开它,纸条上面写道:“儿子,我在你隔壁车厢。”

生活就是这样,对孩子该放手时就放手,并且要对他们充满信心。但为了以防万一,父母仍会守在“隔壁”,成为孩子随时可以停靠的港湾。

母亲的牵挂

编译/胡 英

农夫汉克与妻子安妮非常恩爱。汉克过世后,年迈的安妮一蹶不振,情绪非常低落。儿子约翰很孝顺,想尽办法让母亲振作起来,但都无济于事。

这天,约翰特意进城找了一位心理专家。专家建议:“每天给你母亲喝一杯威士忌吧。尤其是晚上睡前喝,有助于睡眠。睡眠改善了,她的心情自然也会好起来。”

听了这话,约翰皱着眉头说:“我爸生前有个坏毛病,就是酗酒。我妈常说他什么都好,就是这点不好,还说要他别喝这么多酒,说不定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我妈最反感的就是酒,让她喝酒比登天还难。”

专家想了想说:“你不用直接让她喝酒,可以把酒掺在她吃的东西里或者牛奶里。”

那天晚上,约翰回到家,按照专家的建议,把一小杯威士忌掺进牛奶里,在母亲临睡前端给了她。安妮喝了一口,问约翰:“儿子,这奶的味道怎么有点怪?”约翰答道:“我这次进城又买了几头

奶牛,其中一头是新品种,这奶就是那头奶牛产的。可能是因为换了个品种,您有点喝不惯。”

安妮很信任儿子,便没再多问。喝完那杯牛奶后,她竟然很快就睡着了,而且整晚都睡得像个婴儿。第二天早上,安妮醒来,感觉神采奕奕。

就这样,约翰每天晚上都会给母亲喝一杯掺了威士忌的牛奶。安妮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,心情也逐渐好起来。

看着母亲的状态越来越好,约翰很高兴。但他觉得,只要还生活在这个农场,安妮就会睹物思人,时常想起汉克。要想让母亲彻底好起来,最好离开这里。

这天,约翰对安妮说:“妈妈,我在城郊看中一栋房子,那里环境很好,进城也方便。我打算卖掉农场,搬到那边去。”

安妮对约翰说:“儿子,你想怎么做都可以。不过千万别卖掉那头奶牛!”

